

西风起,红枫落,又是持蟹吃蟹时节。这道美食,好比美女,美成了招惹苍蝇的聚焦点,往往被诟病。

美女的近义词:狐狸精。“若要活到九十九,除非老婆长得丑”。最有力的反证:皇帝为何短命折寿,因为“后宫佳丽三千”,美丽就是害人精!最矛盾的是老外婆婆挑媳妇,“不好看”,不高兴;“很好看”,更不高兴——“迪只狐狸精”。美丽比丑恶更恐惧。美女如杉树,再正直,也有斜影。

作为美食,螃蟹也往往被贬低,“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在先秦文献中,螃蟹就是个跳梁小丑。六跪而二螯,若沾上墨汁,在白纸上涂鸦,笔画多于繁体字,丑陋甚于简体字,上海方言:蟹爬。

我读大学时,教我们外国文学的老讲师,右手短一截,全靠左手写字,他的板书汉字,实在不敢恭维,硕大无朋,踮着脚拉下一块黑板,才几个字,一笔一画都是散了架的,仿佛一地的棍棒,卖相绝对恶劣,后来居然评上副教授了。上世纪70年代末,副教授属于皇冠,绝对稀缺。

十一长假去川西旅游。

在川西稻城晚餐,点菜吃鱼都按斤标价,我们自然要求服务员按内地一样,拿来先验死活,再看分量。当时服务员也是应诺的。不想后来鱼直接上来了。我等自然要提出意见。服务员小姑娘说是忙,忘了。我们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等理论批驳她。小姑娘感到很委屈,我们还不肯歇。旁边桌吃饭的藏胞起来劝架道:“我们

纯朴的心

何鑫渠

吃晚饭,找旅社,不想稻城旅店一般标房一间最低价都在800元以上且都无房。而当地的藏胞在兜售每间200元的房间。我们6个人就住进了有三间卧室的一套民居。进入房间,看得出对方日常居住其中,只不过趁假日赚点外快。我们交钱600元、按惯例要求对方开具收据。对方震惊中哑口无言。我们忽然想到,对方把一个家当(日常摆设、有现金、银碗、铜壶、木碗、石雕、手串、胸挂等)都交给我们了,我们反价为区区600元要对方开收据,实在是再做“倒反葫芦”的事。为此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次日六点,我们在漆黑中交回钥匙,房主竟看都不看她一房的家当。我们商定明天再来此住宿。次日,我们如约来住宿,房东与我们熟了,竟指着家里的核桃和梨叫我们随意享受。第二天晨也是在漆黑的六点,房东如约再来收账。好奇的我反复问:“发生东西被租客拿走过的事吗?”藏胞坚定地说:“没有,没有。”

我想,或许有些夹带私念的客人被藏胞的澄净同化了。而这种情况,正是我们社会中的每个本身有善念的人所希望的!

张琳将初中毕业、刚满16岁的女儿张萌萌送往澳大利亚墨尔本读书。因为要照顾女儿,同时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同年6月,已40多岁且单身多年,不懂英语的张琳毅然踏上了去墨尔本的飞机,开始了陪读妈妈的生涯。

刚到墨尔本,张琳先借住在女儿的寄宿家庭里,主人是早期移民过来的英国人。在澳大利亚,陪读妈妈是不能打工的。女主人看到张琳每天无聊没事做,就帮她找英语老师补习英语。他们这个区的教堂每周六都有华人聚会,在那儿可以认识很多人,还可以一起学英语。这些帮助人的事都是义务的,如果来的人数多,政府还会给些补

另外一位粤籍的老讲师就不服帖了,他在北京读的大学,沾上了北方口音,到上海娶了个沪籍媳妇,镶嵌了上海口音,他的粤式国语:“杂种”得很,那对在课堂上忍不住“开坏”

(上海话:背后损人):“听说某银(粤语:人)当副教授了,他写的字像蟹婆。”“蟹婆”就是“蟹爬”的上海方言。有道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讲官话”。我的那位老师的广东官话,不仅北方化,而且上海化,不怕你听了听不懂,就怕你听了肚子痛,笑勿动,挪用上海人的比喻:“蟹也会笑了”。三十年前上海人讽刺愚不可及的可笑之事,常用的口头禅:“蟹也会笑”。谁看见过蟹哭,更没有听到过蟹笑,因为实在不知道螃蟹的嘴在哪里,这分明是上海人“装樗头”,给蟹硬套上去的“莫须有”的罪名。

螃蟹作为比喻,大多是负面的。《昔日贤文》里有一句:“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明明指的是恶人,但不敢骂,蟹莫名其妙就成了替罪羊。崇明产螃蟹,因为比阳澄湖个头小,崇明人俗称:

螃蟹作为比喻,大多是负面的。《昔日贤文》里有一句:“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明明指的是恶人,但不敢骂,蟹莫名其妙就成了替罪羊。崇明产螃蟹,因为比阳澄湖个头小,崇明人俗称:

十一长假去川西旅游。在川西稻城晚餐,点菜吃鱼都按斤标价,我们自然要求服务员按内地一样,拿来先验死活,再看分量。当时服务员也是应诺的。不想后来鱼直接上来了。我等自然要提出意见。服务员小姑娘说是忙,忘了。我们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等理论批驳她。小姑娘感到很委屈,我们还不肯歇。旁边桌吃饭的藏胞起来劝架道:“我们

吃晚饭,找旅社,不想稻城旅店一般标房一间最低价都在800元以上且都无房。而当地的藏胞在兜售每间200元的房间。我们6个人就住进了有三间卧室的一套民居。进入房间,看得出对方日常居住其中,只不过趁假日赚点外快。我们交钱600元、按惯例要求对方开具收据。对方震惊中哑口无言。我们忽然想到,对方把一个家当(日常摆设、有现金、银碗、铜壶、木碗、石雕、手串、胸挂等)都交给我们了,我们反价为区区600元要对方开收据,实在是再做“倒反葫芦”的事。为此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次日六点,我们在漆黑中交回钥匙,房主竟看都不看她一房的家当。我们商定明天再来此住宿。次日,我们如约来住宿,房东与我们熟了,竟指着家里的核桃和梨叫我们随意享受。第二天晨也是在漆黑的六点,房东如约再来收账。好奇的我反复问:“发生东西被租客拿走过的事吗?”藏胞坚定地说:“没有,没有。”

我想,或许有些夹带私念的客人被藏胞的澄净同化了。而这种情况,正是我们社会中的每个本身有善念的人所希望的!

助。组织者是一位马来西亚华裔移民过来的大姐,人很热心。她的老公也是澳大利亚人,一家人都在教堂做义工。

因为是陪读,学校规定不能住在寄宿家庭,于是张琳母女从寄宿家庭搬了出来。

因为张琳平时有很多时间,所以就常出去熟悉附近的交通情况。她不会英语,女儿担心她迷路,就给张琳写了几张纸条,比如:去什么地方,在哪儿转车,以及她们家的地址等等……就这样,张琳居然从没走丢过,而且去CITY的每条路线她都熟悉了。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离异多年的张琳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方便,不认识的人对面走过来



“乌小蟹”。过去上海人的“中心观”:上只角看不起下只角,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崇明属于远郊,乡得更远。乌小蟹(读蛤)在上海市区人嘴里,尤其对着崇明人,那是骂人的,言其黑黠而小气(吝啬)。

在上海人嘴里,作为食物之外的蟹,总是被贬“四人帮”被抓,上海人欢欣鼓舞,举杯相庆。足球场上临门一脚失误,因为脚头不过硬,往往骂声四起,次日体育报头版标题大书特书:“软脚蟹”。蟹,作为贬义词居然上了头条!

1976年,三男一女的“四人帮”被抓,上海人欢欣鼓舞,举杯相庆。当年漫画里的主角也是蟹:一雌三雄。现在想来不免暗暗为蟹叫屈:螃蟹与四人帮,非亲非

故,无缘无故,结果“骂名奇妙”(莫名其妙的苏北普通话的变异)地被扣上尿盆子,陪绑去了菜市场。在世俗社会里,蟹总是陪绑的。深秋的蟹,味界之王,优点太突出了,难免招妒,否则一边倒,这个船非翻了不可。有褒有贬,才能平衡。一味的好,在凡人看来,不是好人,而是非人。

有时只有远离和缄默,才会让自己变得简单和干净。并非逃避,远离和缄默,是给自己的身心和视觉一个独特的位置。

如果不懂得远离和缄默,就难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很多时候,你难以远离和缄默,因为巨大的名利场的磁力,已令你不能自己。你的身心已被剥离。

远离,是在与自然走近,缄默,是在与自己言语。一个纯粹的人,需要远离和缄默的过滤。

都以为亲近就能得到,说出就足以骄傲,殊不知,许多祸患皆因此缭绕。

远离和缄默,也许会让你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也不会让你失去什么。

细想一下,只有那些远离自己并且缄默着的背影,始终走不出我们的视线,也总令人深思凝望。

那么,远离和缄默,也真是一种境界了,如同星空面对尘世大地。

都会说“Hello”,虽然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但说过之后,也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

朋友们知道张琳是单身,都在帮她介绍男朋友,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成功。后来,朋友劝张琳交个老外男朋友试试,就这样,张琳认识了澳籍的麦克。

星期一,在朋友丽达的介绍下,张琳和麦克见面了。麦克50岁,自己开了家希腊餐厅,是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他知道张琳是厨艺爱好者,兴奋地说,“最喜欢吃中国菜”,而且“很愿意娶个中国太太”。

外国人就是这么直接、率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厨艺。经过一个月的交流,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让张琳感到欣慰的是麦

称病床前的回光返照,俗称“撑脚蟹”,要死快哉。足球场上临门一脚失误,因为脚头不过硬,往往骂声四起,次日体育报头版标题大书特书:“软脚蟹”。蟹,作为贬义词居然上了头条!

1976年,三男一女的“四人帮”被抓,上海人欢欣鼓舞,举杯相庆。当年漫画里的主角也是蟹:一雌三雄。现在想来不免暗暗为蟹叫屈:螃蟹与四人帮,非亲非故,无缘无故,结果“骂名奇妙”(莫名其妙的苏北普通话的变异)地被扣上尿盆子,陪绑去了菜市场。在世俗社会里,蟹总是陪绑的。

深秋的蟹,味界之王,优点太突出了,难免招妒,否则一边倒,这个船非翻了不可。有褒有贬,才能平衡。一味的好,在凡人看来,不是好人,而是非人。

有时只有远离和缄默,才会让自己变得简单和干净。并非逃避,远离和缄默,是给自己的身心和视觉一个独特的位置。

如果不懂得远离和缄默,就难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很多时候,你难以远离和缄默,因为巨大的名利场的磁力,已令你不能自己。你的身心已被剥离。

远离,是在与自然走近,缄默,是在与自己言语。一个纯粹的人,需要远离和缄默的过滤。

都以为亲近就能得到,说出就足以骄傲,殊不知,许多祸患皆因此缭绕。

远离和缄默,也许会让你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也不会让你失去什么。

细想一下,只有那些远离自己并且缄默着的背影,始终走不出我们的视线,也总令人深思凝望。

那么,远离和缄默,也真是一种境界了,如同星空面对尘世大地。

都会说“Hello”,虽然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但说过之后,也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

朋友们知道张琳是单身,都在帮她介绍男朋友,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成功。后来,朋友劝张琳交个老外男朋友试试,就这样,张琳认识了澳籍的麦克。

星期一,在朋友丽达的介绍下,张琳和麦克见面了。麦克50岁,自己开了家希腊餐厅,是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他知道张琳是厨艺爱好者,兴奋地说,“最喜欢吃中国菜”,而且“很愿意娶个中国太太”。

外国人就是这么直接、率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厨艺。经过一个月的交流,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让张琳感到欣慰的是麦

有人说国人做事有些马虎,不太认真,但在某些情况下,国人也会很“较真儿”的——

机动车驾驶员面对违法停车的事实往往会以“难得一次嘛”、“没有造成堵车,问题不大”、“为了接孩子方便”等理由进行搪塞。而非机动车主在闯红灯被制止后也会理直气壮地以“汽车、摩托车都闯红灯,凭什么抓我们”等推诿责任。较真儿的违法者们说出的

“真理”使查处他们的民警每每花费大量精力来解释、说服,真有发现容易查处难的感觉。高校实在是展现这类较真者“风采”的一大舞台。课堂上,老师每次点名确认学生出席情况时,只要有旷课的学生被点到名字,这位学生或其小伙伴往往会到老师跟前或补交假条或解释自己旷课的无奈原因,又或者直接打探自己的学期成绩会被扣几分,态度之诚恳,检讨悔过之切,无不令人“动容”。同样的一幕也会在学生寝室查处违规违纪时上演。而在发现学生考场作弊后,除学生本人之外,家长甚至亲朋好友等也会组团前往求情,虽然这种努力几乎不会有任何实

效,一代又一代的作弊考生及其家长仍在说情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乐此不疲。绿茵场上,即便是在假球基本绝迹的今天,几乎每次点球的判罚也都会有被罚方球队的不少队员包围主裁判讨说法,甚至于推搡裁判、守门员拒绝在罚点球时守门及球队全体罢赛等极端行为也并不鲜见,初涉中国足球的人或许真的会产生裁判的每次判罚都有问题的错觉呢。

津门散记

王养浩

海河你诉说过曾经的苦难 破旧的两岸 四周的昏暗 你绽放出如今的笑颜 花枝的招展 璀璨的夜晚……

天津眼你关注着津门的每一点变化 海河掀起的每一朵浪花 我仰望你呵 心中腾起一片彩霞

津门故里走近你 寻找津门多彩的昨天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 你就是津门的经典

今宵打诨

陈文中报与桃花一处开(四字电视用语) 昨日谜面:问渠哪得清如许(三字教育用语) 谜底:生源好

克对女儿萌萌也非常好,常常出席她的家长会,以及学校的各种活动。

和麦克在一起,张琳很开心,这真是:爱情不分国界,语言不是障碍,一个眼神或一个微妙的动作,他们都能相互理解和明白对方的意思。

在张琳将要回国之前,麦克向她求婚了。

张琳被他的真挚情感所感动,当时就热泪盈眶。因为她也想有个家,张琳感觉自己找到了家。两人选择了张琳的生日,作为结婚纪念日。

张琳和麦克有很多亲吻的相片,没想到自己到了这个年龄了,还能收获一份浪漫的爱情!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都能发现爱,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

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产生既想违法停车得到方便又不愿被警方查处,既要旷课出去吃喝玩乐又不甘被任课老师发现的想法本身,虽应谴责但也在所难免。

不仅如此,这种在内心深处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希冀和谋划,实际上很难通过外在制度与手段予以事前抑制。正因如此,才需要法律法规、行政规定乃至行业规矩对上述不良行为进行事前震慑(警告)及事后责罚。但当你触

愿“赌”岂能不服输

殷骏 及相关底线时,显然已成为应被查出的对象,至于你是否会被发现,于公而言是执法、执纪力量强弱和查处机制完备程度的问题,而绝不能用运气的好坏予以解释,于你而言则是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与风险相伴,不接受此事实者或早或晚终会“输”得很惨。

之所以愿赌不服输,成因复杂,大抵是过度利己和不敬规则等不良价值观综合作用所致。此种心态看似小事,但若任其在社会上萌芽蔓延,则会逐渐使人忘却谦让、友爱,与人方便的处世原则,只顾实现一己私利,也会使人难以对法律、法规产生敬畏之心。欲守法须先服法,一个公

民心中不服法的社会是可怕的,也会离法制社会渐行渐远。消弭愿“赌”不服输的不良心态,亟需执法、执纪者扬弃重情轻法的传统糟粕,不徇私情、不畏求情、随查随处、违者必究。倡导愿“赌”者应服输,绝不是鼓励人们为实现私利铤而走险,而是通过力促执法执纪者勉力践行,使潜在的愿“赌”者渐而从愿“赌”不服输过渡到愿“赌”服输,最终做到不“赌”。



提起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爱乐者自然会想起耳熟能详的著名歌剧《阿莱城姑娘》《卡门》。这两部歌剧是国际乐坛经常公演的剧目,由《卡门》组曲和《阿莱城姑娘》选曲也常作为乐队保留曲目献奏,尤其《卡门》剧中咏唱的《爱情像只自由鸟》《斗牛士之歌》更是脍炙人口。活了短短37岁(1838—1875)的比才一生曾计划创作28部歌剧,但最后仅完成了十多部(当然也不少了),其中包括《采珠者》《珀思丽珠》《伊凡四世》以及喜歌剧《唐·普罗科皮奥》等等。至于他为钢琴所作的《D大调夜曲》和宗教音乐《感恩赞》等就不甚了了,因此,比才一般都是作为一名杰出的歌剧作曲家被人们称颂的。

其实比才少年时是立志想成为一位惊世骇俗的交响作曲家。他自幼聪颖刻苦,被誉为神童,6岁便登台演出,9岁遂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一心欲在交响乐创作上有所建树,写了一些交响曲初稿,可未得其师夏尔·古诺之青眼,未被理解和赏识,故亦未能发表。个中缘故可能因为古诺是歌剧作曲家,他当然希望学生能入其堂奥,日后成为歌剧作曲家,继承其衣钵。现在看来是

这位大名鼎鼎的法国歌剧作曲大师抹杀了其子交响创作潜能,至为可惜。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比才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交响曲作品——《第一交响曲》,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比才唯一一部有编号的交响曲(他的《罗马交响曲》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作品,是组曲结构)。前不久经乐友推荐听了这部交响曲,这部四个乐章的交响曲十分雅致旖旎,动听可人,有着莫扎特痕迹,洛可可式的典雅情致,中间融入淡淡的愁绪,牵系着曾经到过意大利的异国情调。作曲家运用卡农手法把乐曲处理得轻松愉悦,旋律优美简约,令人想起法兰西古典舞蹈之节拍和韵味。整个乐曲还糅合了贝多芬式雄壮有力的谐谑曲。最后一章活泼,有节制的热烈,呈现进行曲风格,给人以19世纪歌剧院序曲的意味。比才的这部交响曲确实好听极了,让人玩味再三。我听的是著名指挥家明希执棒伦敦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出版本,堪算珍品。

比才创作《第一交响曲》时才17岁,青春年少,正值“少年不知愁滋味”之黄金花季,无怪乎他的交响曲如此美妙悦耳,即使浅浅忧思也是那么温暖优雅。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此类作品问世,梦断交响,犹如闪电流星划过夜空,惊掠一瞬,便熄灭了。好在比才有众多瑰丽歌剧传世,站稳了古今音乐界不朽地位。

据说他曾写了第二、第三交响曲,可在他临终前觉得不该留在世上而付诸一炬,也有说是佚失了,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